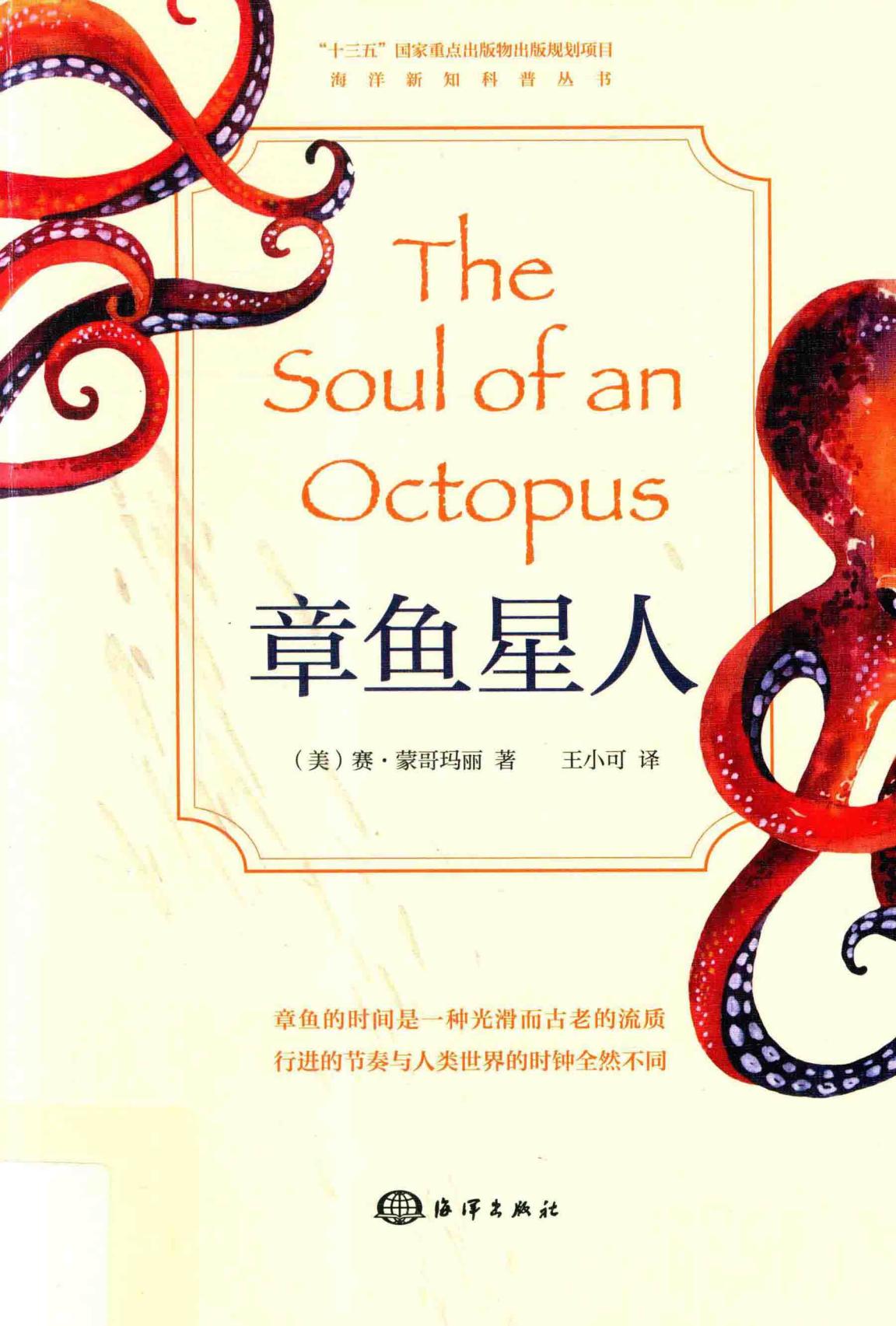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海 洋 新 知 科 普 丛 书



The Soul of an Octopus

章鱼星人

(美) 赛·蒙哥玛丽 著 王小可 译

章鱼的时间是一种光滑而古老的流质
行进的节奏与人类世界的时钟全然不同



海洋出版社

Sy Montgomery

章鱼星人

The soul of an Octopus

A Surprising Exploration into the Wonder of Consciousness

[美] 赛·蒙哥玛丽 著 王小可 译



海洋出版社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章鱼星人 / (美) 赛·蒙哥玛丽 (Sy Montgomery)著 ; 王小可译. — 北京 : 海洋出版社, 2017.6

书名原文: the soul of an Octopus

ISBN 978-7-5027-9780-5

I . ①章… II . ①赛… ②王… III . ①章鱼目－研究 IV . ①Q959.2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6483号

THE SOUL OF AN OCTOPUS: A Surprising Exploration into the Wonder of Consciousness by Sy Montgomery

Copyright © 2015 by Sy Montgomer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hina Ocean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ria Books, a Division of Simon&Schuster,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3451

章鱼星人

著 者 / (美) 赛·蒙哥玛丽

译 者 / 王小可

策划编辑 / 项 翔

责任编辑 / 蔡亚林

责任印制 / 赵麟苏

出 版 / 海 洋 出 版 社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8号

网 址 / www.oceanpress.com.cn

发 行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发行电话 / 010-62132549

邮购电话 / 010-68038093

印 刷 /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 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 /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 204千字

印 张 / 17.5

书 号 / 978-7-5027-9780-5

定 价 / 49.90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发行方联系调换

献给安娜

旧日时光无限美好

◇ 目 录 ◇

- ◇ 雅典娜 与一只章鱼的心灵邂逅 ◇ — 001
- ◇ 奥克塔维娅 品味疼痛，看见梦境 ◇ — 033
- ◇ 迦梨 来自海洋的情谊 ◇ — 067
- ◇ 卵 新生·消亡·改变 ◇ — 101
- ◇ 潜水 在海洋里呼吸的艺术 ◇ — 131
- ◇ 离去 自由·渴望·逃离 ◇ — 163
- ◇ 磬磨 抉择·命运·爱 ◇ — 193
- ◇ 意识 思考·感受·了解 ◇ — 227
- ◇ 致谢 ◇ — 263
- ◇ 译后记 我们只是人类 ◇ — 267

雅典娜

与一只章鱼的心灵邂逅

那是三月中旬难得暖和的一天，新罕布什尔州正值冬雪初融之时，我去了波士顿。人们沿着港口散步，或坐在长凳上吃冰淇淋甜筒，我却告别了温暖的阳光，走进阴暗潮湿的新英格兰水族馆。我和一只太平洋巨型章鱼有个约会。

我对章鱼了解很少——甚至连“章鱼（octopus）”这个英文词的复数形式都会弄错，误以为不是“octopuses”而是“octopi”。（后来我才搞清楚，章鱼一词的英文来源是希腊语而不是拉丁语，不能按照拉丁语的名词变格法来把单数us词尾变成复数i词尾。）但有限的理解已经足够让我着迷。这种动物有着蛇一样的毒液，鹦鹉一样的喙状嘴，以及老式钢笔一样的墨汁。成年章鱼的体重可与成年男子相当；他那松软无骨的身体伸展开来有一辆小汽车那么长，但当挤成一团时，却可以穿过一个橙子大小的空隙。他可以改变自己的颜色和形状，可以用皮肤来品尝味道。最吸引人的一点是，章鱼很聪明——这是我在书里读到的，也就是说，我实在缺乏直接的体验。和许多在水族馆参观章鱼的人一样，我也常有这样的感觉：当我怀着强烈的兴趣观察章鱼时，他也怀着同样强烈的兴趣在观察着我。

这怎么可能？你很难找到比章鱼更不像人类的动物了，二者的身体结构完全不同。我们在空气中呼吸，他们在水里呼吸。我们的身体从上到下依次是：头，身体，四肢；而他们是：身体，头，腕足。如果你把他们的腕足比作我们的手臂，那他们的嘴就长在腋窝下面。而如果你更愿意把他们的腕足比作我们的腿，那他们的嘴就长在，呃……胯下。

他们的腕足上布满了灵敏而有力的吸盘，这是哺乳动物所没有的器官。不仅如此，他们根本就不属于脊椎动物，与脊椎动物中的哺乳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都不同。章鱼属于无脊椎动物中的软体动物，和蛞蝓、蜗牛、蛤蜊同属一类。软体动物通常不怎么聪明——比如蛤蜊，

他连大脑都没有。

早在五亿多年前，章鱼和人类就各自进化成了不同的物种。与进化树远端的另一种生物进行心灵交流——我想知道，这真的可能吗？

章鱼代表着无比神秘的“他者”。他们看起来就像异形生物。他们生活的海洋世界占了地球的大部分面积（占地球表面积的70%，可居住空间的90%以上），比陆地大得多。地球上的大多数动物都生活在海洋里，其中大部分是无脊椎动物。

我想要遇见一只章鱼，想要接触另一种现实，想要探究一种全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如果章鱼会思考的话。做一只章鱼是什么感觉？跟做人的感觉一样吗？我们人类有可能了解这些吗？

因此，当水族馆公主管在大厅接待我，并将我引见给这只叫雅典娜的章鱼时，我感到无比荣幸，仿佛是在拜访另一个世界。但在那一天，我所发现的其实不是什么异世界，而正是我们这颗可爱的蓝色星球——她^①陌生的另一面，惊心动魄，而又精彩绝伦。作为一名在地球家园里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博物学家，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终于看到了家园的全部面貌。



雅典娜的主饲养员没在。我的心猛地一沉，担心会有无关人员打开章鱼的水族箱。我知道全世界有250多种章鱼，太平洋巨型章鱼是其中最大的一种，人类完全无力与之对抗。雄性太平洋巨型章鱼每只吸盘的直径可达8厘米，能举起13千克的东西，而他有1600只吸盘。章鱼咬人时，会注射一

① 英文中指称与人类有较为亲密关系的动物时，习惯用拟人的“he/she”，译文直接译为“他/她”，以保留原著风格。——译者注

种神经性毒素，并喷出能够分解血肉的唾液。如果章鱼趁机逃出打开的水族箱，那才是最糟糕的情况，既威胁到章鱼自身，也会给水族馆造成巨大的麻烦。

还好，另一位管理员向我伸出了援手。他叫斯科特·多德，四十岁出头的大个子，蓄着银色胡须，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斯科特是淡水区的资深管理员，淡水区就在雅典娜所住冷水区的大厅下面。1969年6月20日，水族馆开馆当天，斯科特第一次来到这里——当时他还只是个穿着尿布的婴儿——而从那之后就基本上没离开过了。差不多这里所有的动物他都了如指掌。

斯科特一边掀开水族箱沉重的顶盖，一边跟我介绍说，雅典娜大概两岁半，体重18千克左右。我爬上那架只有三级的可移动小梯子，弯下身子去看。雅典娜伸展开来有两米长，脑袋有一个小西瓜那么大——我所说的“脑袋”其实包括她真正的头部和套膜，或者说她的身体，总之是以哺乳动物的眼光来看，脑袋应该长的地方。“她的脑袋现在起码有一个甜瓜那么大，”斯科特说，“可她刚来那会儿，脑袋只有柚子那么大。”太平洋巨型章鱼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他们从米粒大小的卵里孵出来，三年之内，体长和重量就可以超过一名成年男子了。

斯科特掀开顶盖时，雅典娜已经从容积2100多升的水族箱深处游了过来，打量着我们。她接近水面，整个身体因为兴奋而发红。她将两条腕足撑在水族箱的两个角上，伸展开其余的腕足，白色吸盘面朝上，像人的手掌一样伸出来，仿佛想要和我们握手。

“我可以摸摸她吗？”我问斯科特。

“当然。”他说。我取下手表和围巾，然后挽起袖子，将两只胳膊伸

入水温仅有8℃的水中。水漫过胳膊肘，寒冷彻骨。

她橡胶似的腕足在水中翻动着，伸向我。几十个柔软的吸盘摸索着，转眼之间，就将我的双手和前臂卷了起来。

这种感觉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博物学家兼探险家威廉·贝比，就很讨厌被章鱼触摸。“每次为了完成工作，不得不抓住一条腕足时，我的内心总是充满了挣扎。”他坦率地说。

维克多·雨果认为这令人恐惧，会带来厄运。他在《海上劳工》中写道：“幽灵会附着在你身上，老虎会把你吞掉，而这种恐怖得像恶魔一样的鱼，可以吸光你的生命之血……你的肌肉膨胀，体内经络扭曲，皮肤在令人憎恶的压迫下破裂，鲜血喷涌而出，与这怪物可怕的淋巴液交融。它那无数张丑恶的嘴紧紧吸在受害者身上……”

对章鱼的恐惧根植于人类内心深处。公元79年前后，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写道：“没有哪种水生动物杀人的方式，比章鱼更加残忍了。它将人缠住，用无数吸盘包裹起来，然后撕成碎片……”

“她正盯着你看呢。”斯科特说。

我低头看见她闪闪发亮的目光，却下意识地伸出手，摸了摸她的脑袋。雨果曾这样描述章鱼的身体：“韧如皮革，坚似钢铁，冷若寒夜。”但是让我惊奇的是，她的脑袋滑溜溜的，简直比蛋奶冻还要柔软。她的皮肤上有着红宝石和银子似的斑点，仿佛深红色的海面上满缀着漫天繁星的倒影。当我用指尖轻抚她时，她的皮肤开始变白了。当章鱼放松时，他们就会变成白色。章鱼的“近亲”乌贼也是如此。雌性乌贼在遇到同性伙伴时，皮肤也会变成白色，因为此时她们不需要对敌，也没有躲藏起来的必要。

和人类女性一样，雌性章鱼也会分泌雌性激素，所以她通过品尝味道就能分辨我的性别。其实章鱼可以用整个身体来尝味道，不过吸盘的感知最为敏锐。雅典娜用吸盘给了我一个异常亲密的拥抱。她一触碰到我，就会立刻尝一尝我的皮肤，也许还在试着尝尝皮肤下面的肌肉、骨骼和血液。尽管这只是我们初次相遇，但是雅典娜已经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对我进行了一番了解。

我对她很好奇，她对我似乎也很好奇。她先用腕足尖端较小的吸盘贴着我，再渐渐地改用头部附近较大的，更有力的吸盘将我贴住。我站在小梯子上，将腰弯成90度直角，就像一本打开一半的书。这时我才意识到，她正慢慢地把我拖进她的水族箱。

我很乐意去水族箱里和她做伴，唉，可惜我不太适合。她的巢穴位于一块突出岩石的底部。在巢穴里，她可以像流水一样自由活动，我却不能，因为我的骨骼关节无法在里面舒展。如果我站着，水面会平齐我的胸部，但是她拉我的方式会让我一头栽到水里，很快就会缺氧。我问斯科特，我能不能试着掰开她的腕足，于是他轻轻地把我们拉开了。当她松开我时，她的吸盘像小活塞一样发出砰砰的声音。



“章鱼？！它们不是怪物吗？难道你不害怕？”第二天，当我和朋友乔迪·辛普森出去遛狗时，她惊慌地问我。这个疑问与其说暴露了她对自然界的无知，倒不如说反映出了西方世界普遍的偏见。

许多西方艺术作品，从13世纪的冰岛传说到底20世纪的美国电影，都

生动地描绘了巨型章鱼（以及其近亲巨型乌贼）的恐怖形象。古冰岛萨迦《奥勒瓦·奥兹》（*Orvar-Odds*）^①中描述过一只巨大的“哈夫古法”（*hafgufa*）^②，说它“可以吞没人类、船只、鲸鱼，以及任何它能够追上的东西”。这种神话中的海怪，其原型无疑是某种有腕足的软体动物。曾有法国水手声称，一只巨型章鱼在安哥拉海岸袭击了他们的船只。1801年，软体动物专家皮埃尔·德蒙福特据此创作了一幅钢笔淡彩画，其中描绘了一只巨大的章鱼从海里探出身来，将腕足缠绕在帆船之上，一直攀援到三根桅杆的顶端。这是章鱼给现代人留下的最不可磨灭的印象之一，至今仍有水手把画里的形象文在手臂上。德蒙福特声称大海中至少存在两种巨型章鱼，并且笃定地认为，1782年的某个晚上神秘消失的十多艘英国军舰，就是遭到其中一种章鱼的袭击。（不过一位幸存者稍后揭开了谜底：舰队其实是遭遇了飓风。这令德蒙福特名誉扫地。）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于1830年发表的一首十四行诗中描写了一只可怕的大章鱼：

无数硕大无朋的章鱼往外涌，
来用巨腕扇这酣睡的绿怪兽。^③

当然还有儒勒·凡尔纳于1870年出版的法国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章鱼在其中也扮演了大反派的角色。在1916版同名电影中，进行水

① 萨迦（*saga*）是北欧地区的一种古代文学体裁，类似“史诗”和“传奇”。*Orvar-Odds*为传说英雄之名，字面意思为“箭矢的尖头”。译者未查到中译本，故据其在斯堪的纳维亚语中的发音进行音译。——译者注

② *Hafgufa*中的“*haf*”意为“海洋（*sea*）”，“*gufa*”意为“水汽（*steam*）”。——译者注

③ 此句引黄果忻译文，摘自《英诗经典名家名译：丁尼生诗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版。——译者注

下取景的约翰·威廉姆森这样评价原著中的这一反面角色：“不管是吃人的鲨鱼，还是长有毒牙的巨大电鳗，又或者是凶残的梭鱼，跟章鱼比起来，都要算是纯洁无害、待人友好，甚至可爱可亲的动物了。这些章鱼藏在黑暗神秘的巢穴中，当它们用硕大无朋、没有眼皮的眼睛盯着你时，你会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惧感……在它们的注视下，你的灵魂会瑟缩成一团，眉间会渗出冷汗。”到了1954年的同名电影中，章鱼则被替换成了巨型乌贼。

在朋友面前，在章鱼几个世纪以来所蒙受的无端污蔑面前，我急于为她进行辩护。“怪物？才不是呢！”字典上对怪物的定义总伴随着“巨大”“丑陋”和“可怕”这类词，但在我看来，雅典娜如天使般美丽、亲切，跟丑陋、可怕完全不沾边；太平洋巨型章鱼虽然是章鱼中最大的一种，也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甚至该不该用“巨大”这个词来形容章鱼，还处于争论之中。单条腕足超过45米长的章鱼也许存在过，但收录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最大的章鱼却只有约135千克重，单条腕足伸展开来只有约10米长。据报道，1945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市附近的海岸，有人捕捉到了一只更重的章鱼，其体重达到约180千克。但令人失望的是，一张相关照片显示，如果以照片中的人为参照物，这只章鱼伸展开来的腕足长度只在6.1到6.7米之间。而且从现代记录来看，巨型章鱼的尺寸完全无法与他们的软体动物“近亲”——巨型乌贼相比。近期的一个例子，是一艘新西兰渔船在南极洲附近捕获的巨型乌贼，其体重超过450千克，腕足伸展开来超过9米。

“怪物爱好者”们不免要感到遗憾，因为世界上最大的章鱼似乎在半个多世纪前就被人猎捕光了。

我极力向我的朋友描述，雅典娜有多么优雅、温顺，表现得多么友好，但乔迪表示怀疑。在她读过的书中，这种巨大、黏滑、长满了吸盘的头足类动物都被描绘成了怪物。于是我改变了战术，以退为进：“就算是怪物吧，但是做个怪物也不一定是坏事嘛。”

我对怪物总是怀有某种喜爱。小时候我就喜欢哥斯拉和金刚，而不喜欢那些致力于杀掉他们的人。在我看来，这些怪物的发怒是完全合理的。谁也不想在睡梦中被一颗原子弹震醒，所以哥斯拉难免变得暴躁。至于金刚，很少有人会因为他吸引了菲伊·雷^①这个大美女而指责他。（反倒是菲伊·雷的尖叫会让耐心不如大猩猩的人放弃观影。）

如果你站在怪物的角度来看事情，那么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是合理的。关键是要学会像怪物一样思考问题。



雅典娜和我的拥抱结束后，她游回了巢穴中，我则踉踉跄跄地走下那架只有三级的小梯子，站了好一会儿。我感到头晕目眩，呼吸困难，心里只有一个字：“哇！”

“她居然会向你展示她的脑袋，这太难得了。我也挺吃惊的。”斯科特说。他还告诉我，之前在这里生活过的两只章鱼——杜鲁门，以及更早之前的乔治——只会向游客展示他们的腕足，而不会展示他们的脑袋。

如果考虑到雅典娜的个性，她今天的行为尤其让人惊奇。杜鲁门和乔

^① 菲伊·雷（Fay Wray, 1907—2004年），出生在加拿大的美国女影星，在1933年版经典电影《金刚》中出演女主角。——译者注

治都是懒散的章鱼，而雅典娜是一只精力特别旺盛的章鱼，正如她的名字（希腊神话中司掌战争与智慧的女神）一样。她十分活跃，兴奋的时候皮肤会隆起并且变红。

不同的章鱼各自拥有鲜明的个性，这一点从饲养员给他们取的名字就看得出来。在西雅图水族馆里，有一只太平洋巨型章鱼被取名叫作“艾米莉·迪金森”^①，因为她特别害羞，总是躲在水族箱里的立体景观后面，来水族馆参观的人几乎没怎么见过她。最终人们把艾米莉放回了原来捕获她的地方——普吉特海湾。还有一只章鱼叫作“花花公子拉瑞”^②，因为他老是用腕足在饲养员身上摸来摸去，你刚把这几根腕足掰开，他已经用更多的腕足缠了上来。第三只章鱼叫作“破坏王鲁克霞”，因为她经常把水族箱里的一切东西拆成碎块。

章鱼们很清楚，人类也由不同的个体组成。他们对不同的人类爱憎分明，比如在面对自己了解并信任的人时，他们会表现得和平时不一样。举个例子，虽然章鱼乔治对参观者心怀戒备，但对他的饲养员——资深管理员比尔·墨菲，却表现得友好而放松。

水族馆在2007年把乔治和比尔的视频发布在了YouTube上，我来之前正好看过。在视频里，乔治浮在水族箱顶，又高又瘦的比尔弯下腰去轻轻地抚摸他，帮他挠痒痒，乔治也用腕足轻轻地抚摸比尔。比尔的手指缓缓滑过乔治的脑袋，一边告诉摄影师说：“我把他当朋友看。这些天以来，我一直照顾他，和他朝夕相处。有的人可能觉得章鱼很可怕，黏糊糊的，

① 艾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 1830—1886年），美国女诗人，从25岁开始弃绝社交，闭门不出。——译者注

② 花花公子拉瑞（Leisure Suit Larry），系列电子游戏名。主人公拉瑞喜欢泡妞。——译者注

但是我很喜欢。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就像小狗一样可爱。我会摸摸他的脑袋，挠挠他的额头，他也很喜欢我这样做。”

章鱼能很快分辨出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西雅图水族馆的生物学家罗兰·安德森在他的一项研究中，将八只太平洋巨型章鱼放到两个穿着相同蓝色水族馆制服的陌生人面前，然后让一人不停地给其中一只章鱼喂食，让另一人用又粗又硬的棍子不停地戳他。不到一周，当这两个人透过水面看章鱼的时候，大部分章鱼不需要触碰和品尝味道，只要第一眼看到他俩，就会爬向那个喂食者，远离那个讨厌鬼。有时，章鱼还会将他的喷水管（靠近章鱼头部侧面），用于在海中喷射前进的虹吸管——瞄准那个用棍子戳过他的人。

有时，章鱼会对特定的某个人表现出厌恶。在西雅图水族馆，一位生物学家每晚对一只章鱼进行例行检查时，章鱼都会从虹吸管中朝她喷出冰冷刺骨的咸水。那只章鱼平常对人十分友好，只对那位生物学家如此——很可能是后者的夜行灯激怒了章鱼。野生章鱼不仅用虹吸管来前进，还会用虹吸管击退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就像人类用吹雪机清理人行道一样。同样，新英格兰水族馆的章鱼杜鲁门也总是这样对待一名志愿者，每次看到她，都会用咸水喷她。后来，那个志愿者离开水族馆去念大学，在那期间，杜鲁门没有喷射过任何人。几个月以后，她再次来到水族馆时，立刻又被杜鲁门喷了一身。

章鱼具有思想、情感和性格吗？这个疑问困扰着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

拿黑猩猩来说，他们与现代人类的直系祖先拥有紧密的联系，而就在最近，许多研究人员甚至发现，黑猩猩竟然拥有自尊心。然而自从1637

年，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认为只有人类会思考，因此也只有人类拥有道德后，这一观点至今流行于现代科学领域，就连著名科学家珍·古道尔也受此影响——她对野外黑猩猩的某些观察结果颇为有趣，20年来却迟迟不敢将其发表出来。在坦桑尼亚贡贝溪保护区进行的广泛研究中，她曾多次观察到黑猩猩之间存在故意欺骗的现象，比如故意不发出表示该处有食物的叫声，避免让同类发现水果。由于畏惧其他科学家指控她把研究课题“人格化”，也就是把属于“人”的情感投射到研究客体上——这在动物学领域堪称原则性的错误——她才未能将这些研究成果及时撰写成文。同样，当我和贡贝的一些研究者交谈时，发现他们因为害怕同行不相信，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不再发表一些研究成果。

“人类总是不遗余力地轻视其他物种的情感与智力。”就在我认识雅典娜之后不久，新英格兰水族馆的公关主管托尼·拉卡斯这样说道。

“特别是对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的偏见。”斯科特表示赞同。

我们沿着梯道盘旋而上，参观梯道所围绕的“巨型海洋馆”。它缩写为“GOT”，是整个水族馆中心的支柱。它有三层楼高，容积75.7万升，是加勒比海珊瑚群的栖息地。尽管许多人拒绝承认动物拥有心智，我们仍打破科学禁忌，谈论着这一话题。此时，鲨鱼、鳐鱼、海龟和热带鱼群在我们身边轻盈地游过，仿佛白日间涌现的梦幻。

斯科特谈起一只章鱼，说她那狡猾的掠夺行为堪比古道尔笔下狡诈的猩猩。“有一箱特殊品种的比目鱼，是用来做研究的，离那只章鱼所在的水族箱大概5米远。”但让研究员惊慌的是，这些比目鱼竟然一只一只地消失了。直到有一天，他们在案发现场抓住了凶手——这只章鱼从她的水族箱里钻出来，嘴里正叼着比目鱼。“我们发现她的时候，她看上去挺心虚